後漢書

一三

列傳卷第二十一　范曄　後漢書二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高祖父解前書

云解字翁伯河內軹人徙茂陵也武帝時以任俠聞父梵爲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哀平閒辟大司空府三遷爲漁陽都尉王莽時爲上谷大尹王莽改太守爲大尹遷并州牧更始新立三輔連被兵寇百姓震駭強宗右姓右姓猶高姓也各擁衆保營莫肯先附更始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鎭撫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爲尚書令數納忠諫爭建武四年出爲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爲漁陽太守漁陽旣離

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離猶遭也）民多猾惡寇賊充斥（杜預注左傳曰充滿斥見也）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羣起九年徵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因辭而謁見也）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莊子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

阸自鬬當一士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陽夏縣名屬陳國夏公雅反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劾專命謂擅放降賊也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駱驛連續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帝以盧芳據北土乃調伋爲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諸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

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曹輩也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見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

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是時朝廷多舉伋可爲大司空帝以并部尚有盧芳之儆儆急也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伋知盧芳夙賊夙舊也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隋昱遂謀脅芳降伋芳乃亡入匈奴伋以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爲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伋輒散與

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年八十六

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杜詩字公君河内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爲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横民閒百姓惶擾詩勑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以棨戟漢雜事曰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崔豹古今注曰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後代刻僞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曰棨戟王公已下通用之以前驅也復使

之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大陽大陽縣名屬河東郡聞賊規欲北度乃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趣擊斬異等賊遂翦滅拜成皋令成皋縣屬河南郡今洛州汜水縣是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爲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排音蒲拜反冶鑄者爲排以吹炭今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橐古字通用也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

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比室猶比屋也前書曰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遷南陽太守爲人興利務在富之開通溝渠凡十數處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脩文羣帥反旅反旅謂班師也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譬猶曉也威虐也侮慢也二垂謂西與北也陵虐中國邊民虛秏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

得解甲櫜弓也櫜韜也音高詩曰載櫜弓矢也夫勤而不息
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
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
內郡休足止行役也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
愚以爲師克在和不在衆春秋左氏傳文也陛下雖
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泄猶雜也昔湯武善
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鷙擊也湯武順天應人其所征討皆弔伐而已故無
忿怒而擊也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
卒鳧藻言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今若使公卿郡守

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壘軍壁厲勉也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復謂優寬也音福續漢志曰羽林郎秩比三百石掌侍從宿衛言士卒得比於郎則人百其勇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讎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尉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

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史吏謂初爲郡功曹也書曰如其一介臣也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閒超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効久竊禄位令功臣懷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啇惜其能

遂不許之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䟽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愼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爲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前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音義曰銅虎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竹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也閒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

愚以爲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徼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絶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秦昭王已破趙長平又進圍邯鄲魏昭王之子無忌號信陵君其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數遺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相屬謂公子曰今邯鄲旦暮降秦魏救不至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過矦嬴問之嬴屏人語曰嬴聞晉鄙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姬爲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以請如姬姬必諾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於道遂矯魏王令奪晉鄙兵進擊秦軍解去事見史記也事有煩而

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爲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縑千匹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爲侍中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言君魚之

道已過於已也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内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古者爲市一日三合周禮曰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爲主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今既人貨殷繁故一日四合也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廣雅曰茹食也時天下未定士多

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絜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毋𡚸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弥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

所受旣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
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
乃執其妻子欲以爲質奮年已五十唯有
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
不倍用命焉郡多氐人便習山谷其大豪
齊鍾留者爲羣氐所信向奮乃率厲鍾留
等令要遮鈔擊共爲表裏賊窘懼逼急乃
推奮妻子以置軍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
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爲所殺世祖下

詔褒美拜爲武都太守奮自爲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爲政明斷甄善疾非（甄明也）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讎郡中稱爲清平弟奇游學洛陽奮以奇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于家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刪定其義也）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說猶今之疏也）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爲郡族姓堪早

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
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
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歙
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縑
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
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
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
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
果自出戰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

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秋毫者喻削細也）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票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也）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良猶甚也）拜顯為魚復長（魚復縣屬巴郡故城在今夔州人復縣北赤甲城是）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

也漢興以廉氏豪宗自苦陘徙焉苦陘縣屬中山國章帝更名漢昌世爲邊郡守或葬隴西襄武故因仕焉曾祖父褒成哀閒爲右將軍祖父丹王莽時爲大司馬庸部牧王莽改益州爲庸部皆有名前世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謂巴蜀也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葭萌縣名屬廣漢郡今利州益昌縣即漢葭萌地也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

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漢字公子見儒林傳）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謁請也）會融爲州所舉案（舉其罪案驗之）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

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邪（鄭玄注禮記曰瞀目不明之皃）語遂絶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楚王英謀反也）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

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老子曰善人爲不善人之師不善人爲善人之資也)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貰之(貰赦也)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入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

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爇其三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虜遥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蓐食早起食於寢蓐中也）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轔轢也藉相蹈藉也）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頻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

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
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毁削先令但
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
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
絝作協韻音則護反 在蜀數年坐法免歸鄉里范
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以賑宗族朋友
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
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乗小車塗深馬死不
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

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縁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然依倚大將軍竇憲以此爲譏卒於家初范與洛陽慶鴻爲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至琅邪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論曰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

急赴險阸有足壯者堪之臨財䒷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信音申若夫高祖之召欒布欒布梁人為人所略賣為奴梁王彭越贖為梁大夫使於齊漢召彭越以謀反夷三族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布曰今漢一徵兵於梁彭王不行而疑以為反則人人自危也上乃釋布拜為都尉也明帝之引廉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更延其寵聞義能徙誠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戶之開闔必由於樞情之通塞必在於感言高祖明帝初怒欒布廉范後感其義而赦之

王堂字敬伯廣漢郪人也初舉光祿茂才

光祿舉之為茂才也遷穀城令治有名迹故城縣屬東郡故城在今濟州東阿縣東永初中西羌寇巴郡為民患詔書遣中郎將尹就攻討連年不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為立祠庸即上庸縣也故城在今房州清水縣西也刺史張喬表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為用掾吏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為權寵阿意以死守之阿曲也即日遣

家屬歸閉閤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誅堂以守正見稱永建二年徵入為將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轉議郎續漢志曰議郎秩六百石無員復拜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搜才禮士不苟自專乃教掾吏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焉自是委

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以求屬不行並恨之後廬江賊迸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使奔散而商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斂瓦棺以葬子稱清行不仕曽孫商益州牧劉焉以為蜀郡太守有治聲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時為右將軍前書曰建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中子武最知

名也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持執也執毀譽之論謂品藻其臧否士友咸憚之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為大人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永平中為奉車都尉竇固軍出擊北匈奴車師有功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為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為武原令武原縣屬楚國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時歲飢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

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
案其姦藏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
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
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
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
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換爲并州刺
史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隱身鄉里不交
當世後徵爲河南尹不就時天下日敝民
多悲苦論者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

用卒于家兄曾孫不韋
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爲郡督郵時魏郡李
暠爲美陽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爲
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埶援莫敢糺問及謙
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城
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
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暠
爲司隸校尉收謙詰掠死獄中暠又因刑
其屍以報昔怨不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

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嘆曰伍子胥獨何人也子胥父伍奢爲楚王所殺子胥復讎鞭平王之尸解具寇榮傳乃藏母於武都山中武都郡名其地在今成州上祿縣界有仇池山東西懸絕壁立百仞故藏於其中也遂變名姓盡以家財募劒客邀暠於諸陵閒不剋會暠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廥在寺北垣下說文云廥芻藁藏音工外反垣牆也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廥中夜則鑿地書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暠之寢室出其牀下值暠在廁因殺其妾并及小

見留書而去暠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劒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暠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暠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槨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歐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

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太原郭林宗
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強吳
憑闔廬之威因輕悍之衆雪怨舊郢曾不
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其憤竟無手刃
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孑立靡因靡資
強讎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絕
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
燋慮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
獲逞爲報已深況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

毒苦也使暠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貟不以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大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叚熲與暠素善後奐熲有隙及熲爲司隷以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熲既積憤於奐因發怒乃追咎不韋前報暠事以爲暠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

將賓客奪㝢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乃先以鴆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可飲此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即時收執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以是衰破及叚熲爲陽球所誅天下以爲蘇氏之報焉

羊續字興祖大山平陽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父侵安帝時司隸校尉父儒桓帝時爲太常續以忠臣子孫拜郎中去

官後辟大将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禁錮十餘年幽居守靜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為廬江太守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埶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安風縣屬廬江郡）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為平民（原免也）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

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没六縣拜續爲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閒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謡然後乃進其令長貪絜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内驚竦莫不震慴乃發兵與荆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續爲上言宥其枝附賊既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損於人曰病益於人曰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

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甞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祗裯鹽麥數斛而已說文曰祗裯短衣也廣雅云即襜褕也祗音丁奚反裯音丁勞反顧勑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騶騎士也其所之往輒迎致

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縕袍以示之縕故絮也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賵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勑太山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云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聊城今博州縣舉孝廉再遷為京兆令有政理迹舊交阯土多

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說文曰璣珠之不圓者異物志曰翠鳥形似鷰翡赤而翠青其羽可以爲飾廣雅曰瑇瑁形似龜出南海巨延州也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勑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遥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自

活故聚爲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傜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乃以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

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唯瓔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琮爲度遼將軍卒於官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續在獨行傳父襃有志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爲茂才除高成令高成縣屬

渤海郡也縣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行來行來猶往來也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爲治寇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傜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

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矣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勞苦割剝於下人也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十一而稅周謂之徹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十一也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休注云宣公無恩信於人人不肯盡力於公田起履踐案行

擇其畝數好者税取之蝝螽子也公羊傳冬蝝生此言蝝生何上變古易常也注云上謂宣公變易公田舊制而税畝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左傳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謂秦始皇鑄銅人十二卒致滅亡也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根之望書奏內倖因此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

事岱爲表陳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
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
人攻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
擊破穰等餘黨悉降帝嘉其功拜康孫尚
爲郎中獻帝即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孝
廉計吏奉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
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飢餓
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其叛逆閉門不通
內修戰備將以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

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年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離飢戹死者將半朝廷愍其守節拜子儁爲郎中少子績仕吳爲鬱林太守博學善政見稱當時幼年曽謁袁術懷橘墯地者也有名稱績字公紀吳志有傳

賛曰伋牧朔藩信立童昏詩守南楚民作謡言奮畄馳單乘堪駕毀轅范得其朋易曰西南

得朋廉范遷蜀郡太守百姓便之蜀在西南故云得朋也堂任良肱謂委任功曹陳蕃主簿應嗣郡中大化也二蘇勁烈羊賈廉能季寧拒策城隕衝輣輣兵車也音彭協韻音普勝反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十一

列傳卷第二十二　范曄　後漢書三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樊宏 子儵　族曾孫準

陰識 弟興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樊今襄州安養縣也爲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

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勠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酈元水經注曰湖水支分東北爲樊氏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亦謂之凡亭陂東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諺曰陂汪汪下田良樊氏失業庾氏昌其陂至今猶名爲樊陂在今鄧州新野縣之西南也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

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閒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責音側界反諸子從勑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為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譬伯升宏因留不反湖陽軍帥欲殺其妻子長吏以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父禮義恩德行於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

湖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始立欲
以宏爲將宏叩頭辭曰書生不習兵事竟
得免歸與宗家親屬作營壍自守老弱歸
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
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
赤眉赤眉長老先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
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
遂免寇難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
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侯長羅縣名屬陳留郡故城在今

滑州匡城縣東北十三年封弟丹爲射陽侯在射水之陽水經注曰泚水西南流射水注之水出射城北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爲射陽侯即其國也案臨淮郡別有射陽縣疑遠非此地也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十五年定封宏壽張侯十八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爵謚爲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賞賜大會宏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埶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

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常勑騶騎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

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勑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賻錢千萬布萬匹謚為恭侯贈以印綬車駕親送葬子儵嗣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為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西北俗名平望臺也樊氏侯者凡五國明年賜儵弟鮪及從昆弟七人合錢

五千萬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假貸人者不自以爲德不責其報也食善人者不使役之故衆人稱善也說苑曰楚王問莊辛之言也若乃樊重之折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道實廩以崇禮節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取諸理化則亦可以施於政也與夫愛而畏者何殊閒哉左傳曰是以其人畏而愛之何殊閒哉言不異也閒音古莧反

儵字長魚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饘糜也）服闋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嚴彭祖也）建武中禁網尚闊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帝崩儵為復土校尉（復土校尉主葬事復土於壙也）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以讖記正

五經異說北海周澤琅邪承宮並海內大儒儵皆以爲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勑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並從之二年以壽張國益東平王徙封儵燕侯燕縣名屬東郡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

誅之即我子卿等敢俞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公羊傳之文也將者將為弒逆之事也）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鴆兄經傳大之（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於國云周公攝政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周公殺管叔而𥻦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杜預注曰𥻦放也又曰魯莊公有疾叔牙欲立慶父為後牙弟季友欲立公子般友遂鴆叔牙殺之公羊傳曰季子殺母兄何善其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上𥻦音薩）臣等以荊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專謂不請也）帝歎息良久

儵益以此知名其後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也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宏爲特進但以貴寵過盛即爲禍患故不爲也且儵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賵贈甚厚謚曰哀侯帝遣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典謂主典負謂欠負坐死及罪徙者甚衆

遂委責於人以償其秏鄉部吏司因此為姦儵常疾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餳醪醇酒汁每輒擾人吏以為利儵並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勑二郡並令從之長子汜嗣以次子梆焚為郎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梵字文高為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三署解見和帝紀也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

大鴻臚汜卒子時嗣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絶永寧元年鄧太后復封建弟盼盼卒子尚嗣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矦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頴川李脩九江夏勤皆爲三公勤字伯宗爲京宛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

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準或作准父瑞好黃老言清靜少欲準少勵志行修儒術以先

父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永元十五年和
帝幸南陽準爲郡功曹召見帝器之拜郎
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鄧太后臨朝
儒學陵替準乃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
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爲善
孟子曰雞鳴而起孜孜爲善者舜之徒 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尚書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也 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
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
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

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蓺毋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孔子闕里人也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也又多衛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安車坐乘之車也告歸謂休假歸也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皤皤白首貌也音步河反書曰皤皤良士華首謂白首也每讌會則論

難衎衎共求政化（衎衎和樂貌也）詳覽羣言響如振玉（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也）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開門謂開一家之說）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諓諓

詆言也音眡前書曰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也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詆亦欺也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隨俗薄以致苛刻左傳曰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貽子產書曰今子相鄭立謗政鑄刑書人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鄭其敗乎杜預注云錐刀喻小事也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

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周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淮再遷御史中丞永初之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淮上疏曰臣聞傳曰飢而不損茲曰太厭災水（洪範五行傳之文也言下人飢饉君上不能損減謂之爲太太猶甚也）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官職備列不造作也）羣神禱而不祠（禱請而已無祭祀也）由是

言之調和陰陽寔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韓詩之文也翼翼然盛也）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前書百官表曰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屬官有太官考工尚方上林中十池監也太官掌御膳飲食考工主作器械尚方主作刀劒器物籞者於池苑中以竹緜聯之為禁籞也實減謂實覈其數減之也）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五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調謂發也省減也中都官吏在京師之官吏也作謂營作者也）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

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武帝征和元年詔曰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桑無乏武備而已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時先零羌斷隴道大爲寇害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故曰西屯役也東州謂冀兗州時又遣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冀兗二州稟貸流人也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

毋之計也衣音於既反食音飤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即擢準與議郎呂倉並守光祿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兖州準到部開倉稟食稟給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朞年閒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爲羌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五年轉河內太守時羌復屢入郡界

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塢壁說文曰塢小障也威名大行視事三年以疾徵三轉爲尚書令明習故事遂見任用元初三年代周暢爲光祿勳五年卒於官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因而氏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

人往詣伯升伯升乃以識爲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軍從攻宛別降新野淯陽杜衍冠軍胡陽（五縣並屬南陽郡也）二年更始封識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并徵識識隨貴人至以爲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以爲關都尉鎮函谷遷侍中以母憂辭

歸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原鹿縣屬汝南郡俗本鹿作慶者誤及
顯宗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
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鎭守京師委以禁
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
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勑戒貴戚激厲左
右焉識所用掾史皆簡賢者如虞延傅寬
薛愔等多至公卿校尉顯宗即位拜爲執
金吾位特進永平二年卒贈以本官印綬
謚曰貞侯子躬嗣躬卒子璜嗣永初七年

爲奴所殺無子國絶永寧元年鄧太后以
璜弟淑紹封淑卒子鮪嗣鮪弟子綱女爲
和帝皇后封綱吳房侯位特進三子軼輔
敞皆黃門侍郎后坐巫蠱事廢綱自殺輔
下獄死軼敞徙日南識弟興
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爲人有膂力
建武二年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
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
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

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
施接賔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
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
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
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
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
内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
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
並蒙爵土今天下觖望誠爲盈溢觖音羌志反前

書音義曰觖猶冀也一音決猶望之也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易乾卦上九爻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亢極也龍以喻君言居上體之極則有悔吝之災也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

夏帝風眩疾甚後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作顧命孔安國注云臨終之命曰顧命洛陽南宮有雲臺廣德殿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茍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羣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

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光祿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勑見幸顯宗即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内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皆固讓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前書曰周昌沛人也爲御史大夫爲人強力敢直言極諫也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

異其以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爲鮦陽侯鮦陽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在鮦水之陽也音紂慶弟博爲濦強侯濦強縣屬汝南郡在濦水之北博弟貟丹並爲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貟丹帝以慶義讓擢爲黃門侍郎慶卒子琴嗣建初五年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謚興曰翼侯琴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桂嗣興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後改封爲新陽侯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眞陽縣西南就善談論朝臣莫及然性剛

傲不得衆譽顯宗即位以就爲少府位特進就子豐尚酈邑公主光武女也公主嬌妒豐亦狷急狷疾也音絹永平二年遂殺主被誅父母當坐皆自殺國除帝以舅氏故不極其刑陰氏侯者凡四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爲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雜五行書曰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黃衣夜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宜市豬肝泥竈令婦孝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田

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隷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贊曰權族好傾后門多毀樊氏世篤陰亦戒侈恂恂苗胤傳龜襲紫恂恂恭順貌也公侯皆紫綬金印龜鈕見應劭漢官儀

後漢列傳卷第二十二

列傳卷第二十三　范曄　後漢書三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爲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曾乃拜浮爲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封舞陽侯食三縣浮年少有才能頗欲厲風

迹（風化之迹也）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屬以爲從事（岑後爲梁州牧）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稟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爲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謂甲兵糧儲也左傳曰蒐軍實也）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矜誇多自取也）頗有不平因以峻文詆之（峻嚴切也詆誣也）寵亦佷強兼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

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而舉兵攻浮浮以書質責之質正也曰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傳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及莊公即位武姜爲之請京使居謂之京城大叔既而大叔將襲鄭公命子封伐京京畔太叔段段出奔共也伯通以名字典郡伯通彭寵字也以名字顯著也有佐命之功光武初鎮河北寵遣吳漢等發步兵三千人先歸光武及圍邯鄲寵轉食前後不絕也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

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光武賜寵號大將軍故云任以威武也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柱石以屋爲諭也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左傳曰趙盾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曰三日不食矣食之後晉靈公欲殺趙盾輒爲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盾媵母未詳也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寵爲漁陽太守建忠侯大將軍故帶三綬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

鑄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梟鴟即梟也其子適大還食其母說文云不孝鳥也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耿況字也況爲上谷太守初與寵結謀共歸光武也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挹損也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

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埶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柰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浮密奏寵上街之寵

妻勸寵無應徵又與所親信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也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寵得書愈怒愈猶益也攻浮轉急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郡畔戾北州憂恐浮以爲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鄧隆陰助浮浮懷懼以爲帝怠於敵不能救之乃上疏曰昔楚宋列國俱爲諸

侯莊王以宋執其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鋒夫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爲爭強而發忿公子以一言而立信耳左傳曰楚莊王使申舟無畏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宋人殺無畏莊王聞之投袂而赴遂發兵圍宋史記魏公子無忌魏昭王之少子封信陵君仁而好士食客三千人公子姊爲趙平原君勝妻秦圍邯鄲求救於魏魏以秦強不敢救公子乃竊兵符奪晉鄙軍以救趙秦兵遂解也今彭寵反畔張豐逆節以爲陛下必棄捐它事以時滅之既歷時月寂寞無音從圍城而不救放逆虜而不討

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征伐未嘗寧居（高祖定天下之後猶自征匈奴陳狶黥布等也）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不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以傳後哉今秋稼已孰復為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冑生蟣蝨弓弩不得弛（鄭玄注周禮曰弛釋下也）上下燋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跋扈猶暴橫也）吾策其無穀必東果

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埶無久全其中必有
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須待也
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況遣
騎來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
反遮之兵長兵之長師也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
其妻僅以身免城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
浮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
節罪當伏誅帝不忍以浮代賈復爲執金
吾徙封父城侯後豐寵並自敗帝以二千

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爲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干犯也三光日月星也五典紀國家之政禮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鴻範別災異之文鴻範尚書篇名箕子爲武王陳政道陰陽之法災異比即各徵之類也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

銜驗也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人宥寬也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別於目清濁之形於耳也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考謂考其功最也尚書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也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前書武帝時漢有天下已七十餘年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音義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子孫而不轉職今倉氏庫氏因以爲姓即倉庫吏之後也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

豈不誼譁葢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閒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旣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

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内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代而後仁見論語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刺舉即州牧也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

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執之名至
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
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
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
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
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
於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關三府罪
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而使者
以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

之吏使者刺史也續漢志曰每州有從事秩百石耳目謂令采察也平謂平決也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貽遺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重猶愛惜也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年十二月除小月六日即一歲三百五十四日是爲每歲日行天餘一十一度四分度之一不匝一年餘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故三年即餘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三閏月又小是五年即得再閏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

化況人道哉臣浮愚戇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七年轉太僕浮又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夫大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進立横舍横學也或作黌義亦同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雍和也書曰黎人於變時雍乃勉勸也尋博士之官爲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絶舊事策

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畿王畿夏華夏也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眞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

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劉歆移書太常曰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臣浮幸得與講圖讖與音預故敢越職帝然之二十年代竇融爲大司空二十二年坐賣弄國恩免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帝以浮陵轢同列每銜之陵轢猶欺蔑也惜其功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單辭謂無證據也書曰明清於單辭顯宗大怒賜浮死長水校尉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

人獲所獲得也尚優遊四凶之獄厭服海内之心優遊謂優柔也四凶者鯀共工驩兜三苗左傳曰舜流四凶族今云堯者舜爲堯臣而流之也尚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殛誅也音紀力反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史記魏置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

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理百官親萬人實府庫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守西河秦人不敢東向韓趙賓從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田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吳起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田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上也吳起方乃自知不如武帝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爲罷獘中國上使朱買臣難弘發十策弘不得一

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三謂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事見論語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籩豆禮器也小細之務有司所主非人君之事也而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課覈三公課其殿最覈其得失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

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賈誼曰廉恥禮節以繩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是時人告周勃謀反繫長安卒無事故誼以此譏上也朱浮譏諷苛察欲速之弊然矣論語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以光武明察煩刻故引之焉得長者之言哉前書龔遂為勃海郡太守王生謂遂曰君即見上問君何以化勃海宜曰聖主之力非小臣之力也既至前上果問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也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菜馮城因以氏焉東觀記曰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菜馮城因以氏焉魴父名揚也秦滅魏遷于湖陽為郡族

姓王莽末四方潰畔魴乃聚賓客招豪桀作營壍以待所歸待眞主也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魴魴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卿爲何言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得全死無以爲報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色曰吾老親弱弟皆賊城中今

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勲不敢復言魴自是爲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衆唯魴自守兼有方略光武聞而嘉之建武三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臺（即南宮雲臺也）拜虞令（虞縣屬梁國本虞國舜後所封之邑今宋州虞城縣也）爲政敢殺伐以威信稱遷郟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羣起郟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

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闕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自髡剔剔音他狄反聲類曰亦鬄字音他計反謂剃去髮也負鈇鑕說文曰鈇剉刃也鑕椹也音質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乃悉以褒等還魴誅之魴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令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爲令作

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毎有盜賊並爲襄等
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靜十三年遷魏郡
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代趙憙爲太僕
中元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還代張
純爲司空賜爵關内侯二年帝崩使魴持
節起原陵更封楊邑鄉侯食三百五十戸
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姦吏
策免削爵土六年顯宗幸魯復行衛尉事
七年代陰嵩爲執金吾魴性矜嚴公正在

位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十四年詔復爵土明年東巡郡國留魴宿衛南宮東觀記曰勑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玄武門複道上領南宮吏士保給牀席子孫得到魴所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爲五更詔魴朝賀就列矦位元和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柱嗣尚顯宗女獲嘉長公主少爲侍中以恭肅謙約稱位至將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至羽林中郎將定卒無子國除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矦亦爲侍中稍遷衛尉能

取悅當世爲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駮犀具劒佩刀（以班犀飾劒也）紫艾綬（艾即盭綠色也其色似艾）玉玦各一（半環曰玦以飾帶也）拜子世爲黃門侍郎世弟二人皆郎中自永初兵荒王侯租秩多不充於是特詔以它縣租稅足石令如舊限（足音即諭反）歲入穀三萬斛錢四萬遷光祿勳遂代楊震爲太尉及北鄉侯立（章帝孫濟北惠王壽之子懿也）遷太傅與太尉東萊劉熹參録尚書事順帝既立石與熹皆以阿黨閻

顯江京等策免復爲衛尉卒子代嗣代卒弟承嗣爲步兵校尉石弟珖珖音光和帝時詔封楊邑侯亦以石寵官至城門校尉卒子肅嗣爲黃門侍郎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東昏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東繙屬山陽郡俗本爲繙者誤也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升天占者以爲吉及長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說文曰扛鼎橫關對舉也音江少爲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謝承書曰莽貴人魏氏以椒房

之寵戚傾郡縣賓客放從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怨故位不升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衆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謝承書曰養育成人以妻同縣人王氏建武初仕執金吾府除細陽令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汝陰縣西北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

而還有囚扵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卒掾吏殯于門外百姓感悅之後去官還鄉里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富姓宗名）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晏子曰晏子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其貧也褻衣之惡也）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左傳曰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居有頃宗果以侈從被誅臨當伏刑擊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光武聞

而奇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小黃縣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漢官儀注曰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北後爲作陵廟於小黃陳留鳳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乃使使者梓宮招魂幽野有丹蛇在水自洗濯入于梓宮其浴處仍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因作園陵寢殿司馬門鐘虡衛守小黃有祭器籩豆鼎俎之屬十四種廟基尚存焉時延爲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株蘖皆諳其數株根也蘖伐木更生也俎豆犧牲頒曉其禮帝善之勑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封丘今汴

州縣也帝怒使揵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爲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乃制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貰御史罪貰放也延從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劒帶佩刀還郡於是聲名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玉況辟焉謝承書曰況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爲三輔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爲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永平十五年蝗蟲起泰山彌衍兖豫過陳留界飛逝不集五穀獨豐章和元年詔以況爲司徒玉姓音宿時元正朝賀帝望而識延遣小黃門馳問之即日召拜公車令明年遷洛陽令是

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爲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篣二百（篣捶也音彭）信陽侯陰就（就光烈皇后弟也 就本傳信作新）乃詐帝譖延多所冤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録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齊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何患對曰患社鼠公曰何謂社鼠對曰社鼠不可熏人君之左右亦國之社鼠也）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續漢志曰凡郎

官皆主執戟宿衛也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再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衆顯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以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乃詔衍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謝承書曰帝賜輿馬衣服劒珮刀錢二萬南陽計吏歸具以啓延延知衍華不副實行不配容積三年不

用於是上乃自劾衍稱南陽功曹詣闕既到拜郎中遷玄武司馬玄武宮之北門也每宮城門皆有司馬一人秩千石見續漢志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由是以延爲明三年徵代趙憙爲太尉八年代范遷爲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政績會楚王英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謀告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郡國有從事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爲百石即功曹從事理中從

事之類是也見續漢志也以弘交通楚王而止並不奏聞
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遂自殺家至清
貧子孫不免寒餧餧餓也謝承書曰身沒之後家貧空子孫同衣而出并日而食延從曾孫放字子仲少爲太尉楊震門
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初放詣闕追訟震
罪由是知名桓帝時爲尚書以議誅大將
軍梁兾功封都亭侯後爲司空坐水災免
性疾惡宦官遂爲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
府李膺等俱以黨事誅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爲仙人取箭漢太尉鄭弘嘗采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猶然呼爲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其曾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國都尉武帝時徙強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二子移居山陰因遂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護中子兖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候也弘少爲鄉嗇夫謝承書曰爲靈文鄉嗇夫愛人如子續漢志曰其鄉小者縣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弟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絕見續漢志也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

河東太守焦貺楚王英謀反發覺以䟽引貺也（䟽書）貺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髠頭負鈇鑕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騶令兖州縣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物縣於道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騶獨致雨偏孰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集郡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遣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

陰太守謝承書曰弘消息繇賦政不煩苛行春天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爲吉爲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轓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四遷建初爲尚書令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弘奏以爲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樂音五孝反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爲長帝從其議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爲故事出爲平原相徵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鄭衆爲大司農舊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東冶縣屬會稽郡太康地

理志云漢武帝名爲東冶後改爲東候官今泉州閩縣是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沈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嶠嶺也夷平也至今遂爲常路今謂范曄時也在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天下遭旱邊方有警人食不足而帑藏殷積說文曰帑金布所藏之府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飢人帝順其議元和元年代鄧彪爲太尉時舉將弟伍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

隔其閒以雲母飾屏風也由此以為故事在位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臧穢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勑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并言竇憲之短帝省章遣醫占弘病比至已卒臨歿悉還賜物勑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以還鄉

里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叔或作升初仕郡爲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埶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剖符解見杜詩傳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絶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被誅公卿

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
舉孝廉六遷爲五官中郎將延平元年爲
光禄勳永初元年代魏霸爲太常其冬代
尹勤爲司空是時中常侍鄭衆蔡倫等皆
秉埶豫政章數進直言初和帝崩鄧太后
以皇子勝有痼疾痼猶廢也不可奉承宗廟貪
殤帝孩抱養爲己子故立之以勝爲平原
王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錮意咸歸之
太后以前既不立恐後爲怨乃立和帝兄

清河孝王子祐是爲安帝章以衆心不附
遂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兄弟及
鄭衆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爲
遠國王（遥遠之國也）而立平原王事覺勝策免章
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幷日而食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載孔子之詞也立謂立功立事也）權也者反常者也（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會際也）使
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圖之

託武帝欲立昭帝爲太子乃畫周公負成王圖賜霍光德之萬夫之望詩云顒顒昂昂萬夫之望主無絶天之釁地有旣安之埶而創慮於難圖希功於理絶書曰紂自絶於天結怨于人也不已悖乎悖逆也如令君器易以下議即斗筲必能叨天業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孟子曰公孫丑問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人大悅太甲賢又反之人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故可放歟孟子荅以此言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

贊曰朱定北州激成寵尤魴用降帑帑虜也

延感歸囚鄭賓怨偶代相爲仇左傳曰怨偶曰仇周章反道小智大謀易曰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也

後漢列傳卷第二十三

列傳卷第二十四　范曄　後漢書三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梁統 子竦　曾孫商　玄孫冀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即其先也東觀記曰其先與秦同祖出於伯益別封於梁梁益耳見左傳氏音支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東觀記橋子溥溥子延以明軍謀特除西域司馬延生統以貲千萬徙茂陵至哀平之末歸安定統性剛毅而好法律初仕州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

涼州拜酒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
統與竇融及諸郡守起兵保境謀共立帥
初以位次咸共推統統固辭曰昔陳嬰不
受王者以有老母也前書曰陳嬰故東陽令史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
廼請立嬰爲王嬰母謂曰吾自爲汝家婦聞先故未甞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嬰乃不敢爲王
今統內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當
之遂共推融爲河西大將軍更以統爲武
威太守爲政嚴猛威行鄰郡建武五年統
等各遣使隨竇融長史劉鈞詣闕奉貢願

得詔行在所詔加統宣德將軍八年夏光武自征隗囂統與竇融等將兵會車駕及囂敗封統爲成義侯同産兄巡從弟騰並爲關内侯拜騰酒泉典農都尉悉遣還河西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以列侯奉朝請更封髙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爲郎統在朝廷數陳便冝以爲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冝重刑罰以遵舊典乃上䟽曰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

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東觀記曰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政理以去亂為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唐堯時流共工放驩兜服三苗殛鯀堯為五帝之一故舉言焉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大辟罪之大者謂死刑也刻肌謂墨劓臏刖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五帝三王皆以仁義而化而能用肉刑以正俗是為勇也

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易繫詞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爲非曰義繫詞亦孔子作故稱又曰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約令定律誠得其宜高祖定天下使蕭何次律令文帝寬惠柔克遭世康平克能也言以和柔能理俗也尚書曰高明柔克也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舊章秦法一人有罪幷其家室文帝除肉刑幷相坐律令餘則仍舊不改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軍役數興豪桀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凡首匿者爲謀首臧匿罪人至宣帝時除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罪餘

至殊死上請知縱謂見知故縱武帝時立見知故縱之罪使張湯等著律並見前書也以破朋黨以懲隱匿宣帝聰明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繼體而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王嘉字公仲平陵人案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嘉時代相接所引故不妄矣但班固略而不載也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體政體也傳音附伏惟陛下包元履德權時撥亂撥理也公羊傳曰撥亂代

反之正功踰文武德侔高皇誠不宜因循季末衰微之軌回神明察考量得失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議者以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施行日久豈一朝所釐釐猶改也統令所定不宜開可統復上言曰有司以臣今所言不可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驗之往古聿遵前

典事無難改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要帝令尚書問狀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尚書咎繇謨之詞也庸用也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必當也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尚書呂刑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孔安國注云咎繇作士制百官于刑之中此作爰爰於也義亦通衷音丁仲反下同也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厝置也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左傳曰大義滅親又曰周公殺管叔夫豈不愛

王室故也所以防患救亂全安衆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絶殘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于孝宣君明臣忠謨謀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斷獄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初元元帝年也建平哀帝年也而盜賊浸多歲以萬數閒者三輔從橫羣輩並起從音子用反橫音戶孟反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東觀

記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羣輩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煙火見未央宮前代未嘗所有其後隴西新興北地任橫任崖西河曹況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遂攻取庫兵劫略吏人國家開封侯之科以軍法追捕僅能破散也

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埶猶至於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孔光字子夏師丹字公仲並哀帝時丞相光明習漢制及法令丹初以論議深博徵入爲光祿大夫皆有議見前書議上遂寢不報上音時掌反後出爲九江太

守定封陵鄉矦統在郡亦有治迹吏人畏愛之卒於官子松嗣

松字伯孫少爲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再遷虎賁中郎將松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脩明堂辟廱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遷太僕松數爲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遂懷怨望四年冬乃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飛書者無根而至若飛來也即今匿名書也 子扈後

以恭懷皇后從兄永元中擢爲黃門侍郎歷位卿校尉溫恭謙讓亦敦詩書永初中爲長樂少府松弟竦

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見前書弱冠能教授後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湖謂洞庭湖在今嶽州水經云沅出牂柯且蘭縣注云入洞庭會于江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至巴丘入于江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沈之東觀記載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衍雖離讒以鳴邑兮卒暴誅於兩觀殷伊尹之

協德兮曁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己以
榮名雖吞刀以奉命兮抉目眦於門閭吳荒萌其已
殖兮可信顏於王廬圖往鏡來兮關北在篇君名既
泯沒兮後辟亦然屈平濯德兮絜顯芬香句踐罪種
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強趙殞鳴犢兮秦
人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以不
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
爾生不先後兮推洪勳以遐邁服荔裳如朱紱兮騁
鸞路於犇瀨歷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俊乂臨衆
瀆之神林兮東勅職於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褒忠
孝以爲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惟賈傅
其違指兮何楊生之欺眞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太清
之悠悠臨岷川以愴恨兮指丹海以爲期

顯宗後詔聽還本郡閉門自養以經籍爲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

懼左傳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孟子云仲尼成春秋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性好施不事產業長嫂舞陰公主贍給諸梁親竦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加異竦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服猶用也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禮記曰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士一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

耳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有三男三女肅
宗納其二女皆爲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
皇后養以爲子而竦家私相慶後諸竇聞
之恐梁氏得志終爲己害建初八年遂譖
殺二貴人而陷竦等以惡逆詔使漢陽太
守鄭據傳考竦罪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眞
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城使者護守
新城今洛州伊闕縣也
宮省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生
者永元九年竇太后崩松子扈遣從兄禮

禮古禪字也奏記三府以爲漢家舊典崇貴母
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
議求申理而議之也太尉張酺引禮訐問事理會
後召見因白禮奏記之狀帝感慟良久曰
於君意若何酺對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
解見光武記漢興以來母氏莫不隆顯臣愚以
爲宜上尊號追慰聖靈存錄諸舅以明親
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爲朕思之會貴人姊
南陽樊調妻嫕嫕音於計反上書自訟曰妾同

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爲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羣物得所憲兄弟姦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得蘇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自陳所天（臣以君爲天故云所天）妾聞太宗即位薄氏蒙榮（文帝即位尊薄太后爲皇太后封弟昭爲軹侯太后

母前死櫟陽迺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也宣帝繼統史族復興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宣帝初生母王夫人死無所歸史良娣母貞君養視焉宣帝即位以舊恩封史恭三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玄為平臺侯妾門雖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既冤不可復生母氏年殊七十殊猶過也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斂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歿幸賴帝覽章感悟乃下中常侍掖庭令驗問之嫕辭證明審遂得引見具陳其狀

乃留嬿止宮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弟宅奴婢旬月之閒累貲千萬嬿悉素有行操帝益愛之加號翠夫人擢樊調爲羽林左監調光禄大夫宏兄曾孫也宏光武舅也於是追尊恭懷皇后其冬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禮記曰上正祖禰尊尊也下正子孫親親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詩小雅也毛萇注云鞠養也腹厚也鄭玄注云畜起

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極已也欲報父母之德昊天乎我心無已也朕不敢興事覽于前世太宗中宗寔有舊典太宗文帝也中宗宣帝也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為褒親愍侯比靈文順成侯昭帝母趙婕妤帝即位追封婕妤父為順成侯宣帝追封母王夫人父迺始為恩成侯各置園廟也魂而有靈嘉斯寵榮好爵顯服以慰母心遣中謁者與嫕及扈備禮西迎竦喪竦死漢陽獄故西迎也詔京師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東園署名主知棺槨裏藏注王侯葬署已下王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匣下至足綴以黃金鏤為之匣字

或作柙也建塋於恭懷皇后陵傍帝親臨送葬百官畢會徵還竦妻子封子棠爲樂平侯棠弟雍乘氏侯雍弟翟單父侯邑各五千戶位皆特進賞賜第宅奴婢車馬兵弩什物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諸梁內外以親疎並補郎謁者棠官至大鴻臚雍少府棠卒子安國嗣延光中爲侍中有罪免官諸梁爲郎吏者皆坐免

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以外戚拜郎中遷

黃門侍郎永建元年襲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元年女立爲皇后妹爲貴人加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安車駟馬其歲拜執金吾二年封子冀爲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以商爲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明年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浚儀縣南贈印綬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

盧巳進賢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爲掾屬李固周舉爲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爲良輔帝委重焉東觀漢記商少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天資聰敏昭達萬惜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爲華飾孝友著於閭閾明信結於友朋其在朝廷儼恪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皆若在己輕財貨不爲蓄積故衣裘裁足卒歲奴婢車馬供用而已朝廷由是敬憚委任焉毋有飢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與貧餧不宣己惠檢御門族未曾以權盛干法而性愼弱無威斷頗溺於内豎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子冀

不疑與爲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逵蘧政內者令石光內者署名令一人秩六百石屬少府見漢官儀也尚方令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逵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勑宦者李歙急呼騰賁釋之收逵等悉

伏誅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

春秋經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傳曰虞微國也曷爲序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序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

故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

左傳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

竊聞考中常侍張達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

言久繫則細微之事引牽而成大也

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

東郊命樹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

煩逮及也辭所連及即追捕之也帝乃納之罪止坐者六年

秋商病篤敇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

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

飯唅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唅口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玉唅以貝士飯以珠唅以貝也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秖增

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權時謂不依禮也方今

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爲國損氣絶

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斂斂以時服皆以

故衣無更裁制殯巳開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禮記曰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及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壽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鏤之前書音義曰以栢木黃心爲槨曰黃腸也錢三百萬布三千匹皇后錢五百萬布萬匹及葬贈輕車介士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賜謚忠侯中宮親送帝幸宣陽亭每城門皆有亭即宣陽門之亭也瞻望車騎東觀記云初帝作誄曰孰

云忠矦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玆玄陰幽居冥冥靡所且窮也子巢嗣巢字伯卓爲人鳶肩豺目鳶鴟也鳶肩上竦也豺目目竪也洞精矘眄洞通也矘音它蕩反說文目精直視口吟舌言謂語吃不能明了裁能書計少爲貴戚逸游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挽滿猶引強也藝經曰彈棊兩人對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爲之格五前書吾丘壽王善格五音義云簺也音蘇代反說文曰簺行棊相塞謂之簺鮑宏簺經曰簺有四采塞白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六博楚詞曰琨蔽象棊有六博王逸注云投六著行六棊故云六博鮑宏博經曰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爲一畫者謂之塞刻爲兩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

之閒謂之五塞蹴鞠劉向別録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埶也所以講武知有材也意錢之戲何承天纂文曰詑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攤錢也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鬬雞初爲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郎將越騎步兵校尉執金吾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兾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吕放頗與商言及兾之短商以讓兾兾即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於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爲洛陽令安慰放家欲以滅口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

客百餘人商薨未及葬順帝乃拜冀爲大將軍弟侍中不疑爲河南尹及帝崩沖帝始在繈褓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録尚書事冀雖辭不肯當而侈暴滋甚沖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横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跋扈猶強梁也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帝即日崩復立桓帝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語在李固傳建和

元年益封巽萬三千戶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屬倍於三公漢官儀三公府有長史一人司徒府掾屬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也又封不疑爲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巽子胤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巽萬戶并前所襲合三萬戶弘農人宰宣素性佞邪欲取媚於巽乃上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旣封諸子則其妻宜爲邑君詔遂封巽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

主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解見皇后紀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

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要步齲齒笑風俗通曰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側在一邊折要步者足不在體下齲齒笑者若齒痛不忻忻始自冀家所為京師翕然皆放效之齲音丘禹反以為媚惑冀亦改易

輿服之制作平上軿車鄭玄注周禮云軿猶屏也所用自蔽隱也蒼頡篇云衣車也形制上平異於常也埤幘狹冠埤下也音頻彌反一音皮彼反

折上巾蓋折其巾之上角也擁身扇大扇也狐尾單衣後裾曳地若狐尾也壽性鉗忌鉗鈲也言性忌害如鉗之鈲物也鈲音女輒反能

制御冀冀甚寵憚之初父商獻美人友通

期於順帝（友姓也東觀記友作支）通期有微過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異即遣客盜還通期會商薨異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異出多從倉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異大恐頓首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異猶復與私通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知之使子胤誅滅友氏異慮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異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

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爲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籍謂疏録之也）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摯虞三輔决録注曰士孫奮字景卿少爲郡五官掾起家得錢貲至一億七千萬富聞京師也）從貸錢五千

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
奮母爲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
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没貲
財億七千餘萬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
先輸上第於冀上第第一也乘輿乃其次馬吏
人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
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
妓女御者而使人復乘埶橫暴妻略婦女
毆擊吏卒所在怨毒冀乃大起第舍而壽

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奧深室也）連房洞戶（洞通也謂相當也）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窻牖皆有綺踈青瑣（牖小窻也綺踈謂鏤爲綺文青瑣謂刻爲瑣文而以青飾之也）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蹬陵跨水道（架虛爲橋若飛也）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臧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像二崤（二崤山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閒冀壽共乘輦車

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倡妓鳴
鍾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
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
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
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
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菟苑於河南
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
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菟刻其毛以
爲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

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冀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而捕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爲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元嘉元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會公卿共議其禮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劒履上殿謁讃不名禮儀比蕭何（事見王莽傳也）悉以定陶陽成餘戸增封爲四縣比鄧禹（冀初

封襄邑龔封秉氏更以定陶陽成是四縣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席絕席別也十日一入平尚書事謂平議也宣布天下爲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决之宮衛近侍並所親樹樹置也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

對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爲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後爲荆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爲設酒因鴆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它事乃腰斬之時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

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此董仲舒對策之詞著引而略之也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埶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易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功成焉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薛廣德爲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四馬懸其安車傳子孫欲令冀遵致仕之禮也傳曰木實繁者披枝

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閒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尚書禹謂帝舜曰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尚書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書得奏御輿閒而密遣掩捕著著乃變易姓名後託病僞死結蒲爲人市棺殯送輿廉問知其詐廉察也陰求得笞殺之隱蔽其事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

素善於著冀召補令史以辱之時太原郝絜胡武皆危言高論危亦高謂峻也與著友善先是絜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内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又疑爲著黨勑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櫬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及冀誅有詔以禮祀著等冀諸忌惡皆此類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帝

轉爲光祿勳又諷衆人共薦其子循爲河
南尹循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
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蚩笑焉不疑自恥
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
異不欲令與賔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
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
初除過謁不疑異諷州郡以它事陷之皆
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永
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爲潁陰侯循子桃爲

城父侯𢑱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内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親豫帝既不平之延熹元年太史令陳授因小黄門徐璜陳災異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𢑱聞之諷洛陽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初掖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蓋掖庭署人之名也

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兾妻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爲貴人兾因欲認猛爲其女以自固乃易猛姓爲梁時猛姊壻邴尊爲議郎兾恐尊沮敗宣意（沮壞也恐尊壞敗宣意不從其改梁姓也）乃結刺客於偃城刺殺尊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侍袁赦相比（相鄰比也）兾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衆以告宣宣馳入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

等五人成謀誅冀語在宦者傳冀心疑超等乃使中黃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勑吏收惲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因是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斂諸符節送省中使黃門令具瑗將左右廄騶（騶騎士也）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續漢志曰左右都候各一人秩六百石主劍戟士徼循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也）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音吁）持

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子河南尹胤叔父屯騎校尉讓及親從衛尉淑越騎校尉忠長水校尉戟等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不疑蒙先卒其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唯尹勳袁盱及廷尉邯鄲義在焉是時事卒從中發卒音七訥反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

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録誅冀功者封尚書令尹勳以下數十人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爲賢輔豈以其地居亢滿而能以愿謹自終者乎（亢上極之名也愿慤也）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樞謂斗樞也極北極也）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乖於務則難乎御物商

恊回天之埶屬彫弱之期而匡朝卹患未聞上術憔悴之音載謹人口雖輿粟盈門何救阻飢之戹（阻難也書曰黎人阻飢也）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尸官猶尸祿終制謂薄葬也）況乃傾側孽臣（商遣巽不疑與曹節等爲交友也）傳寵凶嗣以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贊曰河西佐漢統亦定筭（謂統初與竇融定計歸光武）褒親幽憤升高累歎商恨善彔與逐會亂（善彔失刑斷之道也）

後漢列傳卷第二十四